

從「討飯娃」到「特命全權大使」

徐貽聰



人生在線

在我八十多年的人生中，曾經有過「討飯娃」的經歷，非常短暫，只有半天的時間，但印象深刻，無法忘懷。我沒有向人提及過這段故事，主要是為了尊重長輩。

那應該是一九四九年夏天的事情，也就是發生在共和國誕生之前的舊中國。

我的家鄉在淮陰區的西部蔣集南邊，離大運河很近，是個窮地方，經常遭受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我的父母早年參加革命隊伍，長年在外面工作，因為沒有定所，又在戰爭期間，我被寄放在我的二叔（我們都稱他「小爺」）家裏，隨着爺爺奶奶生活，也在附近的小學讀書。一九五〇年初轉到我父母工作的縣城之前，我和三個妹妹就一直住在農村，也幫助叔叔一家做點農活。在那個年代，由於貧窮，加上常有的自然災害，生活非常困難，經常無法填飽肚子，捱餓是家常便飯。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是靠白薯度日，從吃白薯葉開始，然後是白薯、白薯乾、白薯麵。最艱難的時候，只能靠無油無鹽的清水煮蘿蔔度日，一兩頓以後實在難以下嚥。我記得，在那樣的日子裏，有一天我自行外出去「討要」，把自己變成了一名「乞丐」。在離家不遠的北邊名叫「陳油坊」的村莊，一位老大娘認出了我，奇怪我怎麼會出來討飯，但馬上讓家裏人給我找出一點糧食。隨後，我又走了一些地方後便回了家。我奶奶和二叔了解了我的「經歷」後立即哭了起來，二叔還打了自己的嘴巴，搞得我非常莫名其妙。我奶奶把我拉到一邊，輕聲地對我說，「你這樣做，讓你二叔怎麼向你大（即我父親）說啊？」從那次以後，他們嚴厲禁止我再去討要，我的「討飯娃」經歷也就從而結束。這段歷史讓我心酸，但我從未感到過難堪。

我們的國家在歷史上多災多難，一九四九年以前受盡了外國列強的欺凌、剝削、壓迫、宰割，沒有地位，老百姓的生活異常艱苦，我的家鄉和我的經歷只能是一個縮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經過七十年的團結奮鬥，徹底改變了國家的面貌，也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條件。國家站了起來，富了起來，也強了起來；我的家庭變得富裕、健康、幸福；我本人則在完成了由國家幫助下的高等教育後走上工作崗位，還被委以重任，曾以「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代表國家和人民出入一些外國的殿堂，參與處理外交事宜，有了榮譽和地位，讓我感慨，也給我許多感悟。這樣的歷史，如何不讓我豪情滿懷，又如何不讓我對我的祖國感恩戴德，把她時時牢記在心中，想方設法盡一切可能予以回報，鞠躬盡瘁。

在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裏，回顧以往，憶起了這樣的一段。故「留此存照」，繼續激勵自己，也可能還會激勵他人。



HK 人與事

每到秋天，我都要重溫一遍《秋天的童話》。沒看這部影片之前，我只知道秋天是離別的季节，不知它還藏有童話的浪漫。就像愛情，沒遇到之前，任你如何幻想，也不能百分百預知它的模樣。

船頭尺和十三妹便是如此。本是不同世界的兩條平行線，又何曾想到命運會安排他們在異國他鄉相遇？

紐約的秋天，落葉紛紛揚揚，油畫般鋪滿一地。這是一座夢幻的城市，有人在這裏醉生夢死，有人在這裏追求夢想。船頭尺，是一個除了自尊一無所有的男人，沒有正經工作，靠賭錢出船為生，平日裏吊兒郎當，自由不羈。十三妹，因追隨男友來到紐約留學，親戚委託船頭尺安排她的住宿，於是，一齣秋天的童話就此拉開序幕。

童話之所以為童話，就是它高於現實之上。船頭尺本是出於同胞之愛，在十三妹煤氣中毒後送她去了醫院，她想要個書桌他就順手做了一個，她想要一抬眼看到布魯克林

秋天的童話

尹 晝

橋，他就拿了一幅布魯克林橋的油畫掛在她的窗沿上……

卻不知，於朝夕相處之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十三妹也喜歡和船頭尺一起玩，然而要她嫁給他，在現實面前她選擇了退卻，畢竟，他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她決定從他家搬走。分別時，影片借鑒了歐亨利小說《麥琪的禮物》中的著名橋段，他傾其所有，用一輛車換回一條金色表帶，送給了她。而她給他準備的禮物，恰是她心愛的手表。兩件禮物成全不了一隻帶表帶的手表。兩件禮物又預示未來的種種可能。

我很喜歡影片的開放式結尾。船頭尺曾暢想過：「我最希望有一天能在海邊開一家餐館，門口對着大西洋，每天晚上收工，搬張椅子出來，坐在門口，吹吹海風，喝喝啤酒，不知道多寫意。」若干年後，當十三妹無意間來到海邊，驚訝地發現棧橋上真的開了間「SAMPAN」的餐廳，這餐廳名正是她從前為他起的。她緩緩地略帶遲疑地走向他，他做出了紳士般的邀請：「兩位嗎？」影片到此戛然而止，留給觀眾意猶未盡



▲《秋天的童話》由周潤發、鍾楚紅主演劇照

的餘味，也許她最終沒能走出心靈的柵欄，也許她最後勇敢地嫁給了他。

《秋天的童話》是香港導演張婉婷「移民三部曲」中的其中一部，影片置於香港移民潮的大時代背景，刻畫了上世紀末紐約華人的艱辛奮鬥。張婉婷擅長用鏡頭講述大時代的小人物生活，不煽情，不做作，卻在不知不覺中引人淚下。

演這部影片時，男主角周潤發和女主角鍾楚紅都才三十歲左右，正處青春好韶光。兩個演技派將這部愛情故事演繹得深情雋永，動人心房。影片配角是陳百強，這個英年早逝的清秀歌神也極有看頭，加上編劇精彩，攝影唯美，配樂悠揚，共同助力將這部影片推入香港影史經典名單之中。

童話，一生能擁有一次就夠。

香港科技難得幾回搏

張 茅



香港隨筆

以文字為生如我，似乎注定是科技門外漢，事情來了，你不問科技的東西，科技的東西來找你，我的孫兒比我強，被動了，想到找些科技書籍來看。說到古遠，「善假於物」是中國科技思想的一句古話；說到當前，香港科技園二〇〇一年成立，園內有近七百家科技公司，近一萬三千人進行科技工作，約九千專才從事科技創新研究，這樣的陣容，為什麼仍然捱打，實在使人納悶。

先說「善假於物」這句古話，今天還有實用價值，值得欣賞。

荀子，是說這句話的人，他還有一句話在當時是石破天驚而今人仍在沿用的，這就是「人定勝天」；仍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清華大學時，中國近代著名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教授接待我們這些訪客。他認為，二千多年前荀子能夠提出「善假於物」這樣深刻的見解，很了不起。可貴的地方在於這句話合乎科學邏輯，開啟科技思想的萌芽，促進古代社會物器的發明，讀到一些機械工程發明史的書籍，便感到「善假於物」對機械發明有很大的啟示。

舊日以牛耕作，以騾馬運輸，以風力車水，進一步用水力發電，以熱力作推動力，今日到處洗手盆喉頭以手部熱力控制開關，家中的夜燈接觸人體的溫度自動明亮，這都是利用熱能量而生的新科技，都是從自身以外或自身之內，假借物體的其他動力，新一代的大數據，是假借其他動力的尖端發明，包含着荀子二千多年前提出「善假於物」邏輯，不是一般的，還須「善」於假借。

淺略涉獵秦、漢、南北朝至唐代的一些科技發展，古代科學家突破「奇技淫巧」的束縛，意識上帶有「善假於物」去從事技術研究，各個朝代的科學技術有它的成就。

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規劃車道，井田耕作，是秦的措施。「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緩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這是漢武帝任用趙過改農具，精耕作的豐收情景。桑弘羊管理煮鹽、



▲香港科技園一隅

資料圖片

冶鐵、鑄造，使當時冶煉技術得到發展。

西漢到三國，重要的科學發明，技術突破就更多了，編織的提花機出現，指南針的發明。東漢的杜詩發明水排，是一種利用水作為動力的鼓風機械，它的構造，比水磨、水碓、水輞，以至水力天文儀的出現更具影響力。

畢嵐、馬鈞製造的翻車，即廣東珠三角常見的腳踏或手動的水車，沿用兩千多年。張衡的地動儀、渾天儀，蔡倫造紙，都是人類傑出科技發明。三國諸葛亮，他的「木牛流馬」獨輪車，便利山地或棧道運輸。

這些都是秦至西漢中朝及至三國這一時期的重大發明。

南北朝出了一個何承天，改進了音律、曆法。更著名的則是數學家祖沖之。有人質疑他的行為，祖沖之回應說，星的運動，不是神的擺弄，有形狀可以追查，有數據可以推算，終於他把圓周率算到介乎於3.1415926至3.1415927，比歐洲人早一千多年算到同位小數。

盛唐科技活躍，天文學出了張遂、梁令瓚，兩人發明的「黃道游儀」、「渾天銅儀」，應用於天文學的自動計時器，一刻鐘自動擊鼓，每一個時辰（兩小時），自動撞鳴。球形的「渾天儀」，上面列星宿位置，用水力使它每天轉一周。在這圓形渾象之外，有日環一個，月環一個，上面各裝一球，代表太陽月亮的運轉，精密複雜的儀器，揭星座運行之謎。

中國古代發明的科技工程至今仍然存在，四大發明的造紙、火藥、印刷、指南針。築在群山之巔的萬里長城、都江堰、

京杭大運河等等重大工程，對世界影響深遠。

香港怎樣籌劃科技創新，成為當前討論話題，這已是觸動港人神經的一件事，有心人為此憂心、焦慮。四十年前深圳是個小鎮，當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提出建數碼港的時候，深圳已改革開放經濟騰飛，但高科技尚處於起步階段，今日深圳投入研究發明的支出約一百億美元，是香港的五倍。深圳科技園直逼美國硅谷，擁有多家「獨角獸」企業，當今資訊及互聯網居於前列的華為、中興的總部設在深圳。香港十分依賴金融、地產，創新科技被鄰近城市拋離，事物悄聲中運行，香港的臨界點是誰也留不住的時間。

翻看歷史，時間是科技創新生命，人類進入十八世紀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由手工到機械的出現，用了千年以上時間，才走到這一步。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開啟電機、化工、原子能、航天工業新紀元，只用了一百餘年。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現於二十世紀下半葉，打開了訊息技術、工業自動化、互聯網世界、電子識別、電子銀行、電子支付、大數據普遍運用、人工智能進入生活圈，以至宇宙探索……僅用了不足五十年。

人類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每次相距的時間不斷縮短，特別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時間的飛躍，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奇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出現誰說沒有可能縮短至三十年內？香港停步則僵，慢步則被淘汰，唯有拚搏搶時間；「人生難得幾回搏」！香港亦然。

強強聯手的《聽覺》盛筵

王 加



畫外有音

《聽覺》畫中懷抱魯特琴彈奏的裸體女子被認為是掌管音樂的繆思女神歐忒耳佩（Euterpe），也有一種說法將她視為愛神維納斯，畢竟愛情也和人類的感官息息相關，而身邊手捧樂譜仰視她的萌娃小天使則成為支持此觀點的例證。她們身後站着一隻面對觀者的鹿，自亞里士多德的《動物誌》開始，鹿便被看作聽覺的象徵，因為其敏銳的聽覺能夠令牠逃脫人類的捕獵。鹿左邊的區域布置就如同一個「靜物音樂廳」——幾乎囊括了十七世紀初期所有當時流行、在傳統中被看作聽覺典型屬性的樂器。

從畫面最左側開始，琴蓋上繪有《牧羊人的告知》的羽管鍵琴下方擺着鼓、小號、長號和短號；地上散落着魯特琴、肖姆管和幾支長笛；各種尺寸的中提琴和古低音大提琴斜倚在琴旁和坐轎上；桌子譜架上攤放着的六本樂譜對應着六把坐椅，結合譜子的數量及周圍樂器的種類可以推斷出樂曲應是一部流行於十六世紀的牧歌（Madrigal）。除了演奏美妙的音樂之外，這組樂器和地上零星出現的槍支還屬於狩獵時的發聲工具。要知道打獵這項技能對於當時的貴族而言堪比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散落在右側桌下的多種號角便意指狩獵。能夠製造聲響的物件還包括擺在屋中各個角落的座鐘和鈴鐺，其中鐘表在此並非意味着轉瞬即逝的時光，畫中可清晰看出造型均是精緻的音樂座鐘，也反映出十七世紀佛蘭德斯地區貴族真實的生活狀

態和娛樂消遣的情趣。室內外所有亮相的犀鳥和金剛鸚鵡等各類珍貴鳥類既代表空氣，也能發出悅耳的叫聲。室內的牆上掛滿了油畫，仔細端詳，雖作者不詳但所有主題也均和音樂有關。畫面右上角的作品描繪了俄耳甫斯正在林間彈唱他的七弦琴，大自然的珍禽異獸都圍在他身邊靜靜傾聽。涼廊左側頂端懸掛的畫作則是阿波羅出現在一群正在演奏的繆思前，其下方的三聯畫描繪的是《天使報喜》。左上角室內遠端的桌旁母親正帶着孩子們閱讀，她們身後還有一組樂手在現場演奏室內樂，甚至連窗外都探出了正在吹奏的小號……考慮到畫作尺幅僅有107cm×65cm大小，其包含的龐大信息量和對事物刻畫的精細程度確實令人嘆為觀止。

老揚，勃魯蓋爾和魯本斯二人強強聯手打造的這組《五感》自完成後便在當時享有盛譽，幾經易手後最終落到曾為後者封爵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手中。如今這五幅描繪人類感官的系列組畫已被視為代表十七世紀初期佛蘭德斯地區繪畫水準的巔峰之作。靜謐唯美的《聽覺》將老揚，勃魯蓋爾精準捕捉物品質地的天賦和魯本斯筆下標誌性的粉嫩肉感裸婦展現得淋漓盡致。與原作咫尺之距，很難想像這幅畫已距今四百年之久。試想普拉多博物館今年也才兩百歲，更無法不去感嘆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價值與魅力。雖然接近閉館的展廳內已鴉雀無聲，但我耳畔卻似充斥着畫中百鳥齊鳴、琴瑟和鳴的動聽聲響，雖置身畫外卻有身臨其境之感，當真是「畫外有音」了。（下）

季秋九月

姚文冬



如是我見

古人將秋天分為孟秋、仲秋、季秋，分別對應七月、八月、九月，不過，即便在四季分明的北方，它與夏、冬兩季也並非涇渭分明，被這前後兩個鄰居「擠兌」了——七月多酷暑、八月「秋老虎」，純粹的秋天，所謂的秋高氣爽，應在農曆的九月。

城裏人對換季並不敏感，對夏秋的境界更易模糊。而在父親的小菜園，四季更迭，容不得絲毫馬虎，就說秋天的大白菜吧，要在伏天播種的，點種之前，像黃瓜、西红柿、茄子之類的夏蔬，要先一步「罷園」，給秋天騰地兒。人還覺得是夏日，唯有蔬菜，知道秋天要來了。蔬菜有靈性，也最知秋。

父親在院內開了幾個菜畦，也在院牆內外、廂房的山牆下、豬圈的廢墟上，播

種了一些藤蔓類的蔬菜，如倭瓜、葫蘆、苦瓜等，它們不佔土地，多是攀爬、垂吊於牆頭、房山和草垛。菜園因而有了立體感。

昨日去菜園，眼前的一幕秋意盈盈：大白菜綠了，苦瓜果老株黃，倭瓜老態龍鍾，粗壯的大葱停止了生長，蘿蔔拱出了地壟……冬瓜佔了貓的地盤，橫七豎八或吊或卧在房檐上，葉叢中那隱約的青白，真像是一群懶貓。

韭菜又換了一茬，記得上次去，滿眼碎白的韭花，一畦的「老氣橫秋」。想必是被父親割掉不久，又冒出了柔弱的綠芽，很像是父親花白的頭髮，每剪掉一次，彷彿就年輕幾歲。

若將晚年也分為「三秋」，年過七旬

的父親，也快要步入季秋了吧？從哪一年呢，父親不再下地，也不再去打工，伴着這個小菜園步入晚年：春天，給菜畦翻土，點種、澆水……小院裏冒出了星星點點的綠；夏天，滿院子的蓬勃、喧鬧；秋天，便出現了上面提到的景象；冬天，白雪覆蓋小院，父親在院中掃開一條小路，卻不掃菜畦的雪，是為了儲備開春的水分。

父親的晚年，是否就如這菜園，萌生希望、經歷繁華、接納蒼涼、陷入落寞，以四季輪迴的方式，循環往復？在別的季节，他或許會忽略自己的衰老，唯有這秋季，才會融合他的心境吧？他親手種植的蔬菜都在逐漸老去——是的，那些蔬菜，不是被吃掉的，多是在夏季裏爛掉、在秋風中老去。父親和母親，吃不了這麼多菜

，每次回家，都給我們從菜架上摘各種蔬菜，裝滿一大袋子。但冰箱盛不下，大多是在廚房裏爛掉了。尤其那些離開地面的倭瓜、苦瓜，更會被父親忽略，只好自生自滅。

可別以為，房前栽花、屋後種菜，是一種詩意的田園生活，對父親來說，那是農活的一種延續——不能到地裏勞動了，就把田野「搬」回了家。他種菜，並非為了自給自足，分明是無法逃脫一個農民程序化的人生。每一個秋天都是雷同的，今年的父親，卻與去年的父親不同。

我想我還不如這些菜呢，它們還能被父親撫弄，像孩子一樣「要」水喝，和父親一起醒來，和父親一起睡去。它們知道秋天一天比一天冷，懂得父親的心情，甚

至能感觸到父親身體的變化。我忽然明白，父親為什麼年年種這麼多菜了。在夏季，看到那些爛掉的菜，或許不會心疼，但在秋天，當他看到藤上那些沒来得及摘便老去的苦瓜，他是否感到了力不從心？

晚上，全家一起吃飯，母親說，等我和你爸都不在了，這房子給你們留着，你們老了，就回家來住吧。聽得我心裏一沉，尤其在這季秋九月、蒼涼的夜晚。但父親和母親，看上去很是淡定，或許是習慣了四季的更迭，深諳自然的規律，人也由此豁達了。或許，我的憂慮是多餘的，父親的心境，絕沒有我猜想的那麼複雜，就像這九月，天高雲淡，是一年中最為清曠、高遠的季節。我答應了母親，等我老了，也回到這個小院。那時，我也會在這些菜畦裏彎腰種菜吧。

我想，我的背影，看上去肯定很像我父親。